

给奶奶打个电话

◎梁林泉

每次和奶奶通电话，我的嘴角都是上扬的，奶奶的声音通过听筒传至耳边，一同传来的还有奶奶接到电话的高兴劲儿。奶奶说她在我三姑家挺好的，让我不要挂念，还问我的小家最近如何，末了依旧叮嘱一番，要注意身体，好好工作。

我认真地听着，就像小时候那般。提起学习，奶奶每次都会拿舅爷和家里的子女举例子：舅爷小的时候交不起学费，到山里割藤条换钱交学费；舅爷的儿子汉祥叔夜深了还在学习，他爷叫一遍睡觉啦，汉祥叔嘴上应着“马上、马上”可还是在学习……奶奶用舅爷家勤学好学的事例教育我。身边的事例总是更具说服力，长大后在与身边人的相处中，我对勤学好学的品质也深有体会，也正因此，现在我也用这些事例教育我的孩子。

爷爷去世后，二姑、三姑、表姐先后接奶奶到他们的家里去住。当然，奶奶也在我家住过，而且是住了一年多。其实，她在我这里只

打算住几天的，后来她每每要回老家去，都被我用各种理由一拖再拖。奶奶说，在我这里是她在“外面”住的最长的时间，在我这里她学认了不少字。奶奶没有上过学，仅认识生活中常见的那些字，后来，一个要好的邻居常叫奶奶一起去参加村里的读书会，渐渐地她认识的字就多了起来。奶奶有她的学习方法，她把不认识的字或者笔画复杂的字“描”下来，用认识的字在旁边“标音”——就像我刚学英语时把“good morning”用中文写成“古刀毛宁”一样，不认识的慢慢就认识了，然后再遇到新的不认识的，再用新认识的的字作“标音”。通过这样不断地做笔记，需要“标音”的字越来越少，熟悉的字越来越多，甚至一些笔画复杂的字，她一看就能写下来。那年奶奶75岁。后来，她随身带来的书看完了，就看我的书，比如《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》，她看完后还给我讲里面的故事、说故事里的道理。

奶奶的手很巧，于辈孙辈

好多衣服都是自己做的，做衣服的时候还会绣上小动物，比如金鱼、熊猫，她也给我们做老虎鞋、猫娃娃鞋、猪娃娃鞋，端午节还做香包，翻翻奶奶的针线筐总带给我们惊喜。奶奶的生活中总有小孩，不是在照看儿子家的孙子孙女，就是照看女儿家的外孙外孙女。我们孙辈从心底感受到她的慈爱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照看与被照看、爱与被爱，外孙外孙女也都叫她“奶奶”，这样的称呼更亲。

奶奶带孩子，孩子们爱奶奶。但奶奶带孩子不宠不溺，有原则、有底线。有一次，我儿子做了件不知轻重的事，被奶奶果断阻止了，孩子要性子又哭又闹，可奶奶态度明确地告诉我儿子——她的重孙，这样做是不行的，是不对的，同时告诉他应当怎么做。对我呢，奶奶也从没有降低过要求。参加工作后，奶奶给我立的规矩是：政治上不犯错误、经济上不犯错误、作风上不犯错误。我问他，什么是政治上不犯错误？奶奶说，就是听组织的话，好好工

作，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。我问她，什么叫经济上不犯错误？奶奶说，就是不贪不占公家的便宜，不该拿的坚决不能拿，不该要的坚决不能要。我又问她，生活上不犯错误是什么？奶奶说，就是为人处世要光明正大，不要让人在背后努嘴儿戳脊梁。奶奶见过我偶然一次喝醉酒的样子，之后就经常拿喝酒来教育我。她说，不要在酒桌上逞能要强，喝醉了满嘴胡话，人像摊烂泥一样，扶都扶不起来，让人笑话。奶奶的话直白但道理深刻，我从那以后就牢牢记在了心里。

奶奶给我提出了“三个不犯错误”的要求，可是她却不知道，无形中她给我树立起了“三个榜样”，那就是坚持学习的榜样、关爱孩子的榜样、教育子女的榜样。有这“三个不犯错误”在工作上不会犯错，有这“三个榜样”在生活上会更加美好。

“奶，你这两天忙啥哩？”
“能忙啥……”
有事没事，常给奶奶打个电话。

母亲做的圆枕头

◎杨舟平

前些日子，我的颈椎又有些不舒服，医生建议睡觉时枕着圆枕头睡，可以辅助治疗颈椎问题。我突然想起母亲给我做过的那个圆枕头，至今还能用。午休时，我把圆枕头从柜子里取出，放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，正好枕着它小睡一会。

圆枕头是母亲重病之后，在家维持治疗期间，算起来也是母亲去世前四个月，她得知我颈椎有些不舒服之后，瞒着我，忍着疼痛给我做的。她把家里的废旧报纸卷成一个比我胳膊还粗的圆筒，再用淡黄色的厚棉布把卷成圆筒状的报纸包紧，之后用针一针针缝制和固定。最后，她还找来金黄色的绸布剪成了圆形，与淡黄色的棉布“圆筒”缝接起来，做成了这个圆枕头。当我去看母亲时，她拿出了这个圆枕头，对我说：“拿回家去，以后颈椎疼了，就枕这枕头，有效果哩！这是妈忙了一整天才做好的。”我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身体不好，就别再干活了！超市里这种圆枕头有的是！”母亲说：“超市里卖的没妈做得好，那些有点软，你治颈椎病的枕头要硬哩，妈用旧报纸做的，枕上刚刚好！这片黄绸布是你给妈买的营养品外包装，妈没舍得

扔，没想到还用上了。”我还能说什么呢，接过这个圆枕头，感到手里沉甸甸的。

枕头拿回家后，又实在是舍不得用，看着枕头小巧又携带方便，枕上还能治一治我的“顽疾”，就把它带到了办公室。午休时，我就在办公室沙发上枕着它小憩，每次醒来后都觉神清气爽，感觉更是离不开了，以至于后来搬了两次办公室，我都一直带着它。

母亲离我而去已多年，看着母亲给我做的依然结实如初的圆枕头，我心里总是涌起一股股暖流。这个圆枕头凝结着母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牵挂、母亲一辈子的慧心巧手，但圆枕头的针脚看起来并不那么齐整，不像是出自母亲之手的针线活，但我知道，这是她忍着病痛，用颤抖的双手做的。母亲给我做的圆枕头是她一生最后一件针线手工作品，是母亲留给我的一件珍贵的纪念品，是母亲留给我对她老人家的最后念想。在她生命就要走向尽头之时，心里最惦记的依然是她的儿女。俗话说：“要知父母心，怀里抱儿孙。”只有做了父母，才能真正理解天下父母的心，而如今，我要做的就是好好生活，不负母亲的恩情。

一盆太阳花

◎王卉

我是个爱花的人，家里阳台上几十盆绿植，在我的精心养护下枝繁叶茂。尤其是那几株名贵品种，我更是格外关照。而它们也不负厚望，时不时绽放娇艳笑脸回报于我，带给生活许多愉悦与惊喜。

我喜欢花似乎是遗传了母亲。母亲家里大大小小的花盆从未空闲过，都被她种上了太阳花。我不止一次地劝过她，种一些开着漂亮花的植物多好，同样是养，谁不追求回报更丰厚些的呢。可是母亲却从未嫌弃过她的太阳花，依旧对它们爱护有加。

母亲把太阳花养得很好。每到花期，看着那些普通的太阳花开出了大红、粉红、桃红，还有黄色和白色的上百朵花，让人不由感叹它们旺盛的生命力。它们从最初的几盆到现在，已占满了整个阳台和南边卧室的飘窗。虽然花朵不大，也称不上惊艳，但接连不断地盛放着实让人心生欢喜。这时的母亲最开心了，她常拿着她的旧手机为这些花拍照，似乎要为每一朵花都留下影像，以证明它们青春时的奋斗与拼搏。太阳花的热情与明亮引来周围邻居羡慕的眼光，总有人来问母亲要花籽想拿回去种，而母亲也总是仔细地那些小如针尖般的花籽都收留起来，按花色不同分成好几包送给他们。

我家的这盆太阳花不是从花籽种出来的，而是从母亲家直接搬来的。母亲一直说要给我一盆养，我却有些“嫌弃”，太阳花跟那些娇贵的兰花、月季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特别挑了一盆肥壮的花株让我带回家。我无法推辞，有些不情愿地带了回来，放在了花架底层的最边上。每次给其他花

浇水施肥时，我对这盆太阳花总有些吝啬，总是将它排在最后浇。有时轮到该浇这盆太阳花，而水壶恰巧没水了，我就懒得再去接水，心想“你们不能浇太多水，会涝死的”，便放下空水壶，不浇了。母亲隔三岔五地打电话给我时，总不忘问问花的情况，好在这些太阳花很“懂事”，即便是我疏于照顾，可到我老家后依然坚强地保持着旺盛的状态，只是从未开过花而已。

母亲关心我，也关心她的花，她算着花期，给我的电话打得勤了。我知道她是希望我能一视同仁，让这盆也能开出花来。今年入夏早，母亲又特意打电话来嘱咐我千万不要偷懒，给花直接浇自来水。养过花的人都知道，夏季的花若因缺水严重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，甚至危及生命，对此我是有过深刻教训的。母亲在夏天就不给她的太阳花直接浇水，而是每天清早就接好一大盆水，放太阳底下去晒，傍晚的时候盆里的水就会变暖，等太阳落山后才给花饱饱地浇水，所以母亲养的太阳花不怕高温酷暑，反而开得越来越多。看着阳台那一排排花盆，已没有了往日的锦簇向荣，我不敢再执拗，乖乖地依着母亲的话照做了，心里不住地为那些娇气的花感到惋惜，也为自己的“错付”而不甘。今夏的这场生死考验，我不能让太阳花也……是啊，这么热的天气，应该没有几种花能经受住烈日的炙烤吧。就在我心情低落之时，我发现角落的那盆太阳花顶鼓出了小小花苞，我恍然大悟，明白了母亲为何那么喜爱平凡又普通的太阳花了。母亲把对生活的热爱都倾注在花上，她是要用盛开的一朵朵鲜花教会我人生的道理。

爷爷的窑洞

◎黄亚利

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，我的目光从黄土地上抬起来，定格在不远处的那排窑洞前。那是一排已经废弃的窑洞，窑洞前的土地种着庄稼。不知种的什么，虽已破土而出，却是稀疏的。大部分窑洞已坍塌，好像一个人张着大嘴，想告诉你些什么。这是爷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。当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时，我也曾在这里住过，扎着两只羊角辫子，每天快活地跑来跑去。

窑洞有门有窗，里面盘着炕，堆放着粮食和杂物。那会儿，爷爷还年轻，走起路来特别有劲，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。爷爷的父母去世得早，他是独子，十几岁就上山打柴，以此维持生计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母亲来到这个家。母亲每天随爷爷上山砍柴，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爷爷担任着村里的会计，他的手里经常拿着账本，在上面写写画画。我至今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认得字，还能看懂历史，可听长辈们讲，爷爷是晚上上过学的。爷爷白天忙，晚上要到队里去看牛。牛晚上要吃夜草，爷爷精心地把白天铡好的草料放在槽里，在昏黄的油灯下用扫帚扫净牛身后，才去睡觉。这是个很熬人的活，很少有人愿意做，而爷爷却一手揽了下来，他说：“队里交给的事，是人家信任我，怎能推诿呢！”

晚上，在暗淡的油灯下，我趴在窗台上写作业，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。那时的早饭通常是在早上放学后，奶奶在熏得黝黑、随时可能倒塌的厨房里熬一大锅苞谷糁。午饭往往是打搅团，高粱面做的，黑乎乎的一锅。晚上在我记忆中是不吃饭的。从地里劳作回来的大人们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吃

着凉调搅团，小孩子们可没什么吃的。至于菜，连榆钱树的叶子都将光了，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可那时，别人却以为我家有菜吃，原因是爷爷喂着队里的牛，而队里种了一大片苜蓿给牛做青饲料，爷爷天天去地里割苜蓿，随手撮两把菜，有何不可呢？可事实上，我们家却没有菜吃，甚至比别家更甚。别家媳妇偷偷商量夜里去偷苜蓿，妈妈也曾去过一回，的确捧回一大围裙的苜蓿，奶奶和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兴奋，预计着明天有菜吃了，还能多蒸些菜团。可第二天，等我和哥哥放学回来，没有凉拌的苜蓿菜，也没有菜团，依旧是每日不变的苞谷饭。原来是爷爷知道了这件事，不仅把妈妈狠狠训了一顿，还把苜蓿拿回到牛圈里喂

了牛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没有动过队里的一根苜蓿。

几年后，队里号召把大家迁到南边去。大部分人家都搬走了，我家也在南边盖了平房。爷爷终于搬出了窑洞。但他时不时还要去窑洞一趟，他的旧家什还在那里。窑洞前种有一棵核桃树，每到夏末就挂满一树繁盛的果子。爷爷总是驮着梯子打下核桃，褪了皮，用沙子磨得净净的，晒干保存起来。他自己一颗也舍不得吃，却喜欢给村里的孩子吃。那时我已在外上学，爷爷便总是捎上满满一篮核桃给我们。

每次我回到老家，像归巢的小鸟唤着“爷爷——爷爷——”，飞快地跑向屋子，爷爷乐呵呵的，很高兴，眼角闪出了泪花。在老家的日子，我跟着爷爷放牛割草，也跟着爷

爷回到当年住过的窑洞。窑洞还在，不过里头空荡荡的，满是灰尘。没想到的是，爷爷在他八十岁生日之后的第十天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爷爷是在场里撕麦草时突然摔倒的，等人发现背回来，就不会说话，半个身子也不能动了。可他依然面带笑容，看上去并不痛苦。爷爷笑着离开了我们，几颗糖果、一把核桃、一副石头眼镜和区区一千块钱，就是他一生全部的家当。

爷爷一生为人耿直，踏踏实实做人，勤勤恳恳做事，即便在困苦的年代里也一直乐观向上，他的这些品质，影响着我的一生。我在窑洞前，望着这片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，不禁感慨万千：岁月浮沉，亲情愈显珍贵；人世沧桑，思念更加悠长。

